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九　起強圉單閼八月盡重光協洽凡四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八

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吐蕃尚結贊遣五騎送崔漢衡歸　吐從瞰入聲漢衡為吐蕃所擒見上卷是年五月騎奇寄翻　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上時掌翻觀古

玩翻語牛倨翻使疏吏翻受其表而却其人　初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渾與張延賞俱為相渾議事數異同相息亮翻數所角翻延賞使所親謂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為于偽翻柳渾頭可斷斷音短舌不可禁禁居吟翻由是交惡上好文雅醞藉好呼到翻醞紆運翻藉慈夜翻史炤曰醞藉有雅度之稱余謂炤說非也記禮器云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鄭氏注云皆為温藉重禮也皇氏云温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温與醞同而渾質直輕侻無威儀侻它活翻于上前時發俚語上不悅欲黜為王府長史李泌

言渾褊直無它俚音里長知丈翻褊補典翻故事罷相無為長史者
又欲以為王傅泌請以為常侍上曰苟得罷之無不可
者於此可以見帝之親任泌泌薄必翻己丑渾罷為左散騎常侍散悉亶翻
初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升復之從兄弟也
郜音告長知兩翻從才用翻公主不謹詹事李昇蜀州別駕蕭鼎武后
垂拱二年分益州置蜀州漢州彭州司馬李萬豐陽令韋恪豐陽縣屬商州漢商
縣地晉分商縣置豐陽縣以川為名舊治吉川城麟德元年移治豐陽川皆出入主第主女
為太子妃始者上恩禮甚厚主常乘肩輿直抵東宮宗

戚皆疾之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厭於琰翻又一叶翻）上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長知兩翻）孝友溫仁泌曰何至於是陛下惟有一子（考異曰按德宗十一子誼謨其所生外猶有九子而泌云惟有一子者蓋當是時小王或未生誼謨之外尚有昭靖子也）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勃然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間古莧翻）誰語卿舒王為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歷初陛下語臣（語牛倨翻）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

主上令吾子之（昭靖太子上弟邈也）令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當此之時微李泌孰能言及此者）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因父子天性推而言及人情利害極處以感動之復扶又翻）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威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而汝也）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又以自家真情感動之）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

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顧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建寧王倓德宗之叔也倓冤死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肅宗至德元載泌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近其靳翻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復扶又翻相息亮翻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辭乃

言之肅宗亦悔而泣事見二百二十卷至德二載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為先帝誦黄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事見同上為于偽翻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嘗監國監古衘翻託附者衆東宫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事見一百九十七卷

貞觀十七年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勝音升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從千容翻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它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理義者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事見二百一十四卷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

池大明宮中蓬萊殿北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所謂蓬萊池蓋即此也觀其容表非有

蠭目豺聲商臣之相也左傳楚成王將立太子商臣令尹子上曰不可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聽卒立之商臣後果以宮甲圍成王而殺之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

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大明宮中有少陽院在浴堂殿之東溫室殿西南少詩照翻在寢殿之側德宗常居浴堂殿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

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事見八十三卷西晉惠帝元康九年衷甲如太子瑛開元二十五年楊洄復構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與妃兄薛鏽有異謀武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甲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

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遂並廢為庶人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累良瑞翻下累汝同幸陛下語臣語牛倨翻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鄉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橫戶孟翻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為于偽翻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

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樂音洛累力瑞翻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言欲飲藥而死也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起敬起孝禮記之言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按經典釋文間音閒廁之間上開延英殿獨召泌宋白曰唐制內中有公事商量即降宣頭付閤門開延英殿閤門翻宣申中書并牓正衙門如中書有公事敷奏即宰臣入牓子奏請開延英只是宰臣赴對流涕闌干泣涕縱橫為闌干一日闌干淚不斷

貌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于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悸其季翻心動也）不可復用（復扶又翻）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屬之欲翻）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乎甲午詔李萬不知避宗宜杖死（左傳齊盧蒲癸臣於慶舍有寵妻之以女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曰宗不余避余獨安避之）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　戊申吐蕃帥

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帥讀曰率)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决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吳山縣屬隴州隋之長蛇縣地唐貞觀元年更名以縣有吳山也史炤曰華亭本屬安定郡後屬隴州垂拱二年更名曰亭川元和三年省入汧源汧口)老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斷音短)驅丁壯萬餘悉送安化陝西(安化峽當在秦州清水縣界九域志平涼西南七十里有安化縣又隴州汧陽縣有安化鎮)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哭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幾居豈翻)吐蕃之衆復

至圍隴州（復扶又翻）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却之（沔彌兗翻）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泌薄必翻緡眉巾翻）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春秋左傳之言）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遣中使以聖旨就有司宣取財物謂之宣索索山客翻）必有所須請降勅折稅（折之古翻）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之馬無

以給之紇下沒翻咄當沒翻可從刊入聲汗河干翻將即亮翻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爲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吐從暾入聲易弋豉翻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以陝州之辱恨回紇也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見上卷是年七月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三國謂雲南大食天竺

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相息亮翻上曰朕于卿言皆聽之矣至于回紇宜待子孫于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事見二百二十二卷寶應元年陝失冉翻邪音耶少始照翻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屬之欲翻難乃旦翻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者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令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賞又

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九百餘人殺年羽殺突董事並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三年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為社稷而言為于偽翻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于天上凡人言死則曰見某人于地下人主之前尊君之祖父則曰見于天上言其神靈在天死則將得見之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

至遠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于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勞力刾翻討安慶緒之時代宗以廣平王為元帥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異心難測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為之防也陛下在陜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

叅元子徑造其營造七到翻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

得肆其桀驁驁五吉翻豈非少華等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

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入長安先帝親拜之于馬

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事見二百二十卷肅宗至德二載當時觀

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

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為

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難乃旦翻故其志氣驕矜敢

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屈當是之時臣不

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不敢察察言故云爾）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馴從也善也擾者順也）可汗毋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為是乎不屈為是乎陛下屈于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令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此多少之少音詩紹翻）卿二人以為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復扶又翻）朕當柰

何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鄉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勳回紇至德二載與代宗復兩京寶應元年又與帝復東京是有再復京城之勲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陝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廣德元年此乃必報之讐況其贊普尚存言牟羽已死則回紇為可怨贊普尚存則國讐當必復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為于偽翻別彼列翻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又聞吐蕃刼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

狄之笑乎復扶又翻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令可汗為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為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唐六典有諸監馬印凡諸監馬駒以小官字印印左髆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若形容端正擬送尚乘者則不須印監名至二歲起脊量强弱漸以飛字印印右髆細馬次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送尚乘者于尾側依左右閑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乘者以風字印印左髆以飛字印印右髀經印之後簡入別所者各以新入處監名印印左頰官馬賜人者則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右頰諸蕃

馬印隨部落各為印識回紇馬印庫弗以用此所謂印馬者回紇以馬來與中國為互市中國以印印之也
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讋之涉翻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

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斷音短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雲南本漢之哀牢夷後漢永平之間始臣屬中國其地在漢永昌郡界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事見二百一十六卷玄宗天寶九載苦于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彊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大食既并波斯突騎施又亡其地東盡葱嶺西南際海方萬餘里幾居衣翻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

其可招也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蓬州咸安郡公主上女也妻七細翻　考異曰鄴侯家傳九月泌請與回紇和親十月與回紇書十二月回紇遣使達干上表謝恩皆請如宰相約和親按實錄八月丁酉回紇遣默啜達干來貢方物且請和親九月癸亥遣回紇使合闕將軍歸其國和合闕將其君命請昏上許以咸安公主嫁之命見于麟德殿且令齎公主畫圖就示可汗以馬價絹五萬還之許互市而去十二月無使達干入朝之事回紇自大歷十一年以來未嘗入寇信使往來亦無不和及求和之迹蓋德宗心恨回紇而外迹猶羈縻不絕令回紇請昏則拒絕不許而李泌勸與為昏耳其月數之差則恐李繁記之不詳或者使達干即默啜與合闕皆不可知也若以默啜即為請昏之使合闕即為謝恩之人又泌論回紇凡十五餘對須半月以上泌又云臣未夾中與書令朝

臣遽云一月可到歲内報至自丁酉至癸亥纔二十六日耳今依實録月日因許嫁咸安本其事而言之

歸其馬價絹五萬疋

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連雲堡在涇州西界宋祁曰連雲堡涇要地也三垂峭絶北據高所虜進退烽火易通　考異曰鄴侯家傳曰時京西諸鎮報種麥已畢絶萬頃而皆亘野上大喜既而尚結贊來入寇諸軍閉壁候夜斫營悉擒結贊乃退歸上以十餘年來邊軍皆被戎掠皆入殘京畿此來始敗又不能更深入且報種麥已畢而喜甚按實録吐蕃陷華亭及連雲堡驅掠邠涇編户斗畜萬計悉送至彈箏峽是秋數州人無種麥者與家傳相反今從實録

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寘之彈箏峽西涇州恃連雲為斥候連雲既陷西門不開

門外皆為虜境樵采路絕每收穫必陳兵以扞之多失時得空穗而已禾麥熟而不收穫其實隕落故得空穗由是涇州常苦乏食　冬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武德二年分彭原置豐義縣屬寧州宋白曰彭陽縣後魏于縣置雲州周武保定二年廢州為防隋文帝廢防為豐義城唐武德初分彭原縣為豐義縣屬彭州貞觀廢彭州以縣屬寧州其城即後魏雲州城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遊瓌擊卻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復扶又翻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妖僧李軟奴自言本皇族見嶽瀆神嶽謂五嶽瀆謂四瀆扶于逆翻命已為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

丙戌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内侍省推之推鞫也李晟聞之遽仆于地曰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毁事見上卷本年三月中外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付御史臺推鞫之也上從之欽緒遊瓌之子也亡抵邠州遊瓌出屯長武城留後械送京師壬辰腰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韓遊瓌委軍詣闕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初

遊瓌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宥之　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河中考異曰鄭虔家傳十一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等州節度使代韓遊瓌而以渾侍中為鳳翔方河中絳邠寧慶副元帥先公乃令獻甫修西界堡障濠塹南接涇州於是塞內始有藩籬之固尚結贊不能輕入窺邊矣按獻甫明年七月乃為邠寧節度家傳誤也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衆歸汴州劉昌本汴州將也貞元三年入朝詔以汴兵八千戍涇原尋授涇原帥華戶化翻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　十二月韓遊瓌入朝　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為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庚

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樂音洛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强取之强其良翻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于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馬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䘏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復方目翻復除也除其家賦役也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懷(勤恤者切於憂民也)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載子亥翻)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格音閣)殘虐下民橫增賦斂(橫戶孟翻斂力贍翻)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樂音洛)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屏必郢翻又畀正翻)

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眞偽辨忠邪矜困窮伸冤滞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竒之冢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戶戶復其傜賦乎

李泌以李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之恐其自疑而動于惡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税等第自今三年一定考異曰實錄赦云天下兩稅更審定等第仍加三年一定以為常式按陸贄論兩税狀云兩税之立惟

以資產為宗不以身丁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然則當時賦稅但以貧富為等第若令時坊郭十等戶鄉村五等戶臨時科配也又云額內官勿更注擬見任者三考勒停此蓋用李泌之策也按鄴侯家傳泌請罷天下額外官又云陛下許復所減官員臣因請停額外官許其得資後停額外官員當正官三分之一則今年計已停一半據此則似有額內官又有額外官皆在正官之外不則內皆應作外字之誤也

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俸 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倍俸倍大歷十二年所增之數也泌薄必翻俸扶用翻　考異曰實錄辛巳詔以中外給用除陌錢給文武官俸料自是京官益重頗優裕焉和除陌錢隸度支至是令戶部別庫貯之給俸之餘以備它用按興元元年正月赦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之類悉宜停罷令猶有除陌錢者蓋當時止罷所加之數或私

買賣者官不收墊陌錢官給錢猶有除陌在故也從之壬申以宣武行營節度使劉昌為涇原節度使甲戌以鎮國節度使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涇原節度使治涇州隴右節度使治秦州劉昌以汴兵防秋為行營節度使李元諒本鎮華州領鎮國軍國節度使昌元諒皆帥卒力田帥讀曰率下同數年軍食充羨羨弋線翻涇隴稍安韓遊瓌之入朝也軍中以為必不返以其子欽緒黨逆謂當連坐也瓌古回翻朝直遥翻去年十二月遊瓌入朝餞送甚薄遊瓌見上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吐蕃上悦遣還鎮見賢遍翻吐從暾入聲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軍中憂懼者衆遊瓌忌都虞候虞

鄉范希朝有功名得衆心虞鄉縣屬河中府求其罪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之寘于左神策軍遷環州刺史築豐義城二版而潰城二尺為一版上下相疑故潰　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元友直句勘東南兩稅錢帛見上卷去年七月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泌薄必翻數所角翻索山客翻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惆丑鳩翻悵丑亮翻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為私藏此

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
之所自來也〔夫音扶〕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
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弭眉比翻稱尺證翻〕是猶
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
者非其道故也

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云請為國家扞禦西
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為朝廷破之以取信〔上時掌翻為于偽翻〕
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敗補邁翻〕不能深入上以為信然

欲于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左傳虢史嚚之言令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為祈禱流聞四方將長巫風長知兩翻言巫祝之風將由此盛令杜郵有舊祠白起死于杜郵故有舊祠在焉請敕府縣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唐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于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為榮矣上從之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

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從千容翻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考異曰舊李勉傳勉對德宗已有此語與鄴侯家傳述泌語略同未知孰是今兩存之一本泌語之下有與勉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殺楊炎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二年擠顏真卿于死地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二年擠七細翻又牋西翻激李懷光使叛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

頗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論難（難乃旦翻下難之問難同）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為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交不可忍者言炎既形之辭而帝亦心懷不平）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事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見書西伯戡黎篇）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

較量理體（好呼到翻量音良理體猶言治體也）崔祐甫性褊躁（躁則到翻）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粗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難乃旦翻下同復扶又翻）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見論語喪息浪翻）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當丁浪翻）雖時有逆

耳之言如歸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先悉薦翻）如此則理安（理安猶言治安也）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揚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屈服而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于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眞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爲相則

王武俊之徒皆相也（唐之使相時主未嘗不知名器之濫也）劉昌復築連雲堡（去年九月吐蕃陷連雲堡復扶又翻）夏四月乙未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軍（更工衡翻　考異曰實錄作神武軍今從新志）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號曰十軍神策尤盛多戍京西散屯畿甸福建觀察使吳詵（武德四年分泉州之建安縣置建州）輕其軍士罷弱苦役之軍士作亂殺詵腹心十餘人逼詵牒大將郝誠溢掌留務誠溢上表請罪上遣中使就赦以安之　乙未隴右節度使李元諒築良原故城而鎮之（良原縣隋大業初置）

唐屬涇州貞元二年為吐蕃所破令乃得復九域志良原在涇州西南六十里宋白日隋分安定鶉觚置良原縣西南三十里有良原因名

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苴子魚翻見賢遍翻

五月乙卯宴之于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封驃旁為和義王苴夢衝為懷化王苴烏星為順政王

辛未以太子賓客吳湊為福建觀察使貶吳詵為涪州刺史涪音浮

吐蕃三萬餘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先悉薦翻質音致遣其將

將之盛夏入冦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　夏縣人陽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夏户雅翻柳谷在安邑縣中條山行下孟翻）李泌薦之六月徵拜諫議大夫　韓遊瓌以吐蕃犯塞自戍寧州病求代歸秋七月庚戌加渾瑊邠寧副元帥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陳許兵馬使韓全義為長武城行營節度使獻甫未至壬子夜遊瓌不告于衆輕騎歸朝戍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乘無帥之際癸丑帥其徒作亂（騎奇寄翻朝直

逞翻無帥所類翻帥其讀曰率曰張公不出本軍我必拒之謂張獻甫本不出於朔方軍也因剽掠城市剽匹妙翻圍監軍楊明義所居使奏請范希朝為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避亂出城聞之復入曰所請甚契我心我來賀也亂卒稍安朝晟潛與諸將謀晨勒兵召亂卒謂曰所請不行張公已至邠州汝輩作亂當死不可盡殺宜自推列唱帥者遂斬二百餘人帥衆迎獻甫帥讀曰率上聞軍衆欲得范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覦安反

仄也上嘉之擢為寧州刺史以副獻甫遊瓌至京師除右龍武統軍　振武節度使唐朝臣不嚴斥候己未奚室韋寇振武李延壽曰室韋蓋契丹之在南者為契丹在北者為室韋宋祁曰室韋契丹別種東胡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狃越河直長安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執宣慰中使二人大掠人畜而去時回紇之衆逆公主者在振武朝臣遣七百騎與回紇數百騎追之回紇使者為奚室韋所殺　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寧州張獻甫擊却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　元友直句檢諸道

稅外物事始見上卷上年句古侯翻悉輸戶部遂爲定制歲于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于上上意寤詔令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于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幷國相䟹跌都督䟹奚結翻跌徒結翻䟹跌與回紇同出鐵勒而異種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爲兄弟今爲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爲患子當爲父除之當爲于偽翻因詈辱吐蕃使者

以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為回鶻許之考異曰舊回紇傳元和四年里迦可汗遣使請改為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雀鉉續會要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帳回紇使李義進請改紇字為鶻與統紀同鄴侯家傳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為鶻與李繁北荒君長錄及新回鶻傳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年七月方改家傳不應言之今從家傳君長錄新書

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于瀘北瀘北瀘水之北瀘水即諸葛亮五月所度者韋皐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遺唯季翻貯丁呂翻使

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會川本邛都縣高宗上元二年徙縣于會川因更名新志會川縣屬嶲州有瀘津關在會川東南三十里以塞雲南趣蜀之路塞巻則翻趣邊論翻又邊須翻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清溪關在嶲州界自關西南七百二十里至嶲州洪源志清溪關在黎州西南界五千寇銅山新志黎州有銅山要衝十一城臯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于清溪關外

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為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自此以後通鑑皆依前史書回鶻）吐蕃耻前日之敗（謂上清溪關外之敗也）復以衆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東蠻（復扶又翻）韋臯命韋晉鎮要衝城督諸軍以禦之巂州經畧使劉朝彩出關連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以甬橋為咽喉（咽音烟）地屬徐州鄰于李納（徐州與李納巡屬鄰境）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高明應嗣鎮徐州始二百三十一卷興元元年少詩照翻）

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復扶又翻下同）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從壽廬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駿可代（駿五駿翻）宜徵為金吾將軍萬一使他人得之則不可復制矣上從之以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犯法者有誅無貸）故其下無不畏而悅之　橫海節度使程日華薨子懷直自知留後　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誘音

酉

五年春二月丁亥韋皐遣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回鶻所先遺唯季翻先悉薦翻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耻後悔無及矣 戊戌以横海留後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弓高景城為景州景城縣本屬滄州武德四年屬瀛州貞觀元年屬滄州大歷七年屬瀛州横海蓋因朱滔之敗復得而有之後尋屬瀛州弓高漢古縣魏晋廢省隋置弓高縣于漢高縣地唐屬滄州仍請朝廷

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乃以員外郎徐伸為景州刺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屢乞更命相上欲用戶部侍郎班宏泌言宏雖清彊而性多疑滯乃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處昌呂翻）上皆以為不可參誕之玄孫也（竇誕武德中勸齊王元吉弃并州者也）時為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晉為太常卿至是泌疾甚復薦二人（復扶又翻）庚子以董晉為門下侍郎竇參為中書侍郎兼度支轉運使並同平章事以班宏為尚書依前度支

轉運副使參為人剛果峭刻尚辰羊翻度徒洛翻使疏吏翻峭七笑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相息亮翻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于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考異曰韓愈作晉行狀曰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于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于上者于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愈作行狀必揚

美蓋惡叙其為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慎亦可稱也今略取行狀

三月甲辰

李泌薨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泌薄必翻薨呼肱翻好呼到翻故為世所輕考異曰國史補曰李泌相以虛誕自任常對客教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與君同傾傾未畢門者曰某侍郎來取榼泌令倒還略無愧色舊泌傳曰德宗初即位尤惡巫祝怪譚之士及建中末寇戎內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說上稍以時日禁忌為意而雅聞泌長于鬼道故自外徵還以至大用時論不以為愜及在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復引顧況輩輕薄之流動為朝士戲侮頗貽譏誚泌放曠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倖忌嫉恒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為人外之交吟詠自適而渾先達故泌復得入官於朝況蘇州人

按泌雖詭誕好談神仙然其知略實有過人者至于佐肅代復兩京不受相位而去代宗順宗之在東宮皆賴泌得安此其大節可重者也猶傳毀之太過家傳出于其子雖難盡信亦豈得盡不信今擇其可信者存之

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一子事見二百三十二卷貞元元年而子孫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為懷光後燕於虔翻姓也賜姓名李承緒除左衛率胄曹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率所律翻養羊尚翻及守其墓祀　冬十月韋皐遣其將曹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戰于嶲州臺登谷臺登漢縣唐屬嶲州大破之斬首二

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既死皐所攻城柵無不下數年盡復巂州之境　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與兵襲蔚州蔚紆勿翻驅掠人畜詔書責之踰旬還鎮　瓊州自乾封中為山賊所陷瓊州在海中大洲上中有黎母山黎人居之不輸王賦所謂山賊蓋黎人也宋白曰瓊州北十五里極大海泛大船便西南風帆三日三夜到地名崖山門入江一日至新會縣或便風十日到廣州至是嶺南節度使李復遣判官姜孟京與崖州刺史張少遷攻拔之　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

寅遣鴻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為登里羅沒密施俱錄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事為吐蕃隔河隴之路不可通也故假道於回鶻以入奏先悉薦翻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誅求無厭厭於鹽翻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居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自號沙陀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三葛祿葛邏祿三部也一曰謀剌二曰婆匐三曰踏實力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白服突厥新唐書作白眼突厥回鶻數侵掠之數所角翻吐蕃因葛祿白服之衆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

敕之　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　壬辰韋臯

復以書招諭之（復扶又翻）

六年春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諸

寺以示衆傾都瞻禮施財巨萬（施式豉翻）　二月乙亥遣中使

復葬故處　初朱滔敗於貝州（見二百三十一卷興元元年）　其棣州

刺史趙鎬以州降於王武俊既而得罪於武俊召之不

至田緒殘忍其兄朝仕李納為齊州刺史或言納欲納

朝於魏緒懼判官孫光佐等為緒謀厚賂納且說納招

趙鎬取棣州以悅之為于偽翻說式芮翻因請送朝於京師納從之丁酉鎬以棣州降於納三月武俊使其子士真擊之不克　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考異曰新傳曰可汗為少可敦葉公主所毒死可汗之弟乃自立今從實錄其大相頡干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為可汗年十五相息亮翻帥讀曰率下同　五月王武俊屯冀州將擊趙鎬鎬帥其屬奔鄆州鄆音運李納分兵據之田緒使孫光佐如鄆州矯詔以棣州隸納武俊怒遣其子士

清伐貝州取經城等四縣　回鶻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為後沙陀來降張本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奔西州六月頡干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威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去年唐遣郭鋒冊忠貞可汗遺唯季翻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爹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為阿爹仰牛向翻唐韻北人

呼父曰阿爹爹徒可翻頡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秋頡干迦斯悉舉國兵數萬將復北庭又為吐蕃所敗敗補邁翻史言回鶻衰亂死者大半襲古收餘衆數百將還西州頡干迦斯給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既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絶莫知存亡北庭既陷于吐蕃安西路絶故莫知其音問而西州猶為唐固守為于偽翻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浮圖川在烏德揵山西北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于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

特勒梅錄隨郭鋒偕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册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先悉薦翻）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略先據高壟而坐（壟即隴字）梅錄俯僂前哭（俯低頭也僂曲背也僂力主翻）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氣索然俱盡（索蘇各翻）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于庭威名聞塞外（聞音問）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 十一月庚午上祀圓丘 上屢詔李納以棣州歸

王武俊納百方還延請以海州易之於朝廷上不許乃請詔武俊先歸田緒四縣上從之十二月納始以棣州歸武俊

七年春正月己巳襄王僙薨僙肅宗子音戶光翻二月癸卯遣鴻臚少卿庾鋋冊回鶻奉誠可汗鋋音蟬考異曰實錄作康鋋今從新舊傳戊戌詔涇原節度使劉昌築平涼故城舊書曰城去原州一百五十里以扼彈箏峽口浹辰而罷浹與周禮挾日而斂之挾同鄭注云從甲至甲謂之挾此言浹辰從子至子也史炤曰自子至亥曰辰浹辰十二日分兵戍之昌又築朝

谷堡舊唐書作胡谷堡東距平涼三十五里甲子詔名其堡曰彰信舊書作彰義涇原稍安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從才用翻下同皆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難乃旦翻宋白曰唐玄宗平內難賜衛士葛福順等為唐元功臣不過十數人德宗駐蹕奉天及幸山南賜從駕立功將校為元從奉天定難功臣谷口以來元從將士賜名元從功臣及僖昭頻年播遷功臣差多至後梁後唐徧及戍卒非賞典也以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橫橫戶孟翻侵暴百姓陵忽府縣至詬辱官吏府謂京兆府縣謂赤縣畿縣詬呼漏翻詈也毀裂案牘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勝音升朝笞一人夕貶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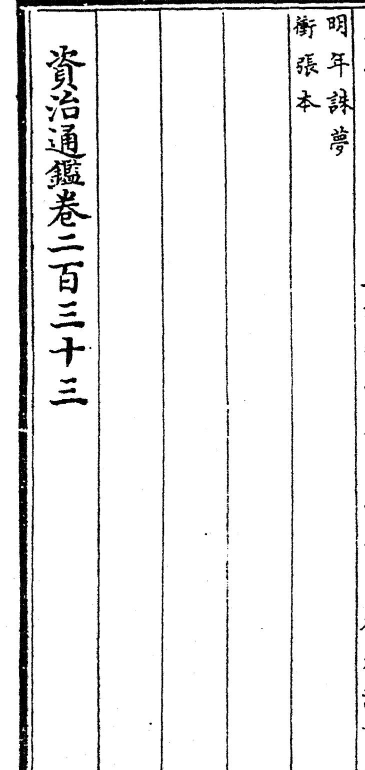
由是府縣雖有公嚴之官莫得舉其職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辛巳詔神威六軍吏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若軍士陵忽府縣禁身以聞北軍十軍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也神策尤盛建中之前未分左右軍謂之神策六軍者指言神策軍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六軍也貞元二年以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又以殿前射生左右廂為左右射生軍四年以左右射生軍為左右神威軍北軍遂為十軍此時神策軍既居北軍之右史家書此事又專言神策恃恩陵暴而有是詔則所謂神威六軍者亦當為神策六軍威字誤也此神策六軍提起左右神策軍以及左右龍武神武神威六軍也不及左右羽林軍者羽林置于唐初龍武

等軍皆開元以來節次增置于禁衞又親近于羽林也禁身者因禁其身委御史臺推覆縣吏輙敢笞辱必從貶謫　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

安南都護高正平重賦斂安南都護府本交州調露二年置為安南都護府斂力贍翻夏四月羣蠻酋長杜英翰等起兵圍都護府正平以憂死羣蠻聞之皆降史言蠻非好亂苦於貪帥而亂酋慈由翻長知兩翻五月辛巳置柔遠軍於安南　端王遇薨遇皇弟也　韋皐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比毗至翻韋皐書招雲南事始上卷三年終未獲報然吐蕃每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少詩紹翻皐知異牟尋

心附于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閤羅鳳使者也（閤羅鳳者異牟尋之祖）六月丙申皐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敦迫也厚也）秋七月戊寅以定州刺史張昇雲為義武留後庚辰以虔州刺史趙昌為安南都護羣蠻遂安　八月丙午以翰林學士陸贄為兵部侍郎餘職皆解竇參惡之也（惡烏路翻下同）吐蕃攻靈州為回鶻所敗夜遁（敗補邁翻）九月回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尚結心（酋慈由翻長知兩翻）福建觀察使吳湊為治有

聲福建皆古閩越地秦為閩中郡漢為治縣後漢為侯官縣吳置建安郡陳置閩州隋改泉州唐移泉州于晉江縣而閩州治閩縣及侯官縣而于建安縣立建州建安吳孫策所置縣也以年號為名本亦東侯官之地開元十三年又改閩州為福州自此福建泉三州始不相紊治直吏翻實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使之步以察之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為竇參貶逐張本丁酉以湊為陝虢觀察使以代參黨李巽睦王述薨述亦皇弟吐蕃知韋皐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紿之曰唐使本蠻也皐聽其歸耳無它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為



質（質音致）雲南愈怨勿鄧酋長苴夢衝潛通吐蕃扇誘羣蠻隔絕雲南使者（酋慈由翻長知兩翻）韋皐遣三部落總管蘇嵬將兵至琵琶川（嵬牛罪翻又音嵬三部落兩林勿鄧豐琶也琵琶川在嶲州西南徼外為下卷明年誅夢衝張本）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謹案卷二百三十二第一頁前四行盡強圉單閼

七月刋本圉訛圄今改

第十頁後二行山南東道節度治襄州刋本治訛

洽據唐書地理志及方鎮表改

第二十三頁後一行本漢邛都縣地刋本邛訛卭

據漢書地理志及唐書地理志改

第二十八頁前五行踐慈演翻刋本演訛濵據廣

韻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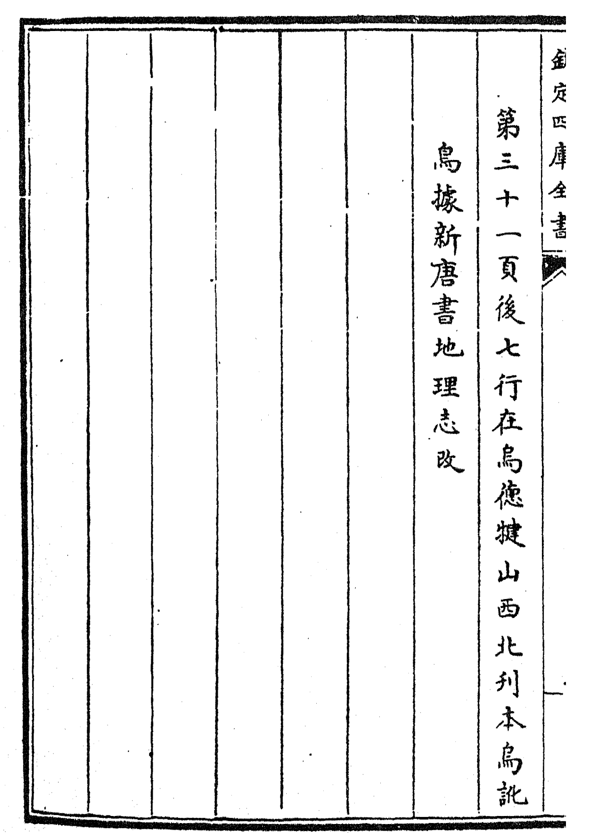
第三十六頁後七行及新叔明傳皆作昇刋本新
訛舊據新唐書改

卷二百三十三第一頁後七行凡玉以物縕裹承
藉刋本裹訛裏承訛丞並據禮記疏改

第八頁前一行汗河千翻刋本訛户汗翻據集韻
改

第十一頁後七行其餘雜馬送尚乘者刋本脫送
字尚訛上並據唐六典增改

第二十三頁後四行蓋丁零苗裔也刊本丁訛于
據新唐書室韋傳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上欲用户部侍郎班宏刊本
班訛斑據本書下卷及新舊唐書班宏傳改
第二十九頁後五行居金娑山之陽刊本金訛今
據新唐書沙陀傳改
第三十一頁前三行爲後沙陀來降張本刊本來
訛本今改



第三十一頁後七行在烏德鞬山西北刊本烏訛烏據新唐書地理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張大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 起玄黓涒灘盡閼逢閹茂五月凡二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九

貞元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雲南之路始通　三月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成王臯薨臯謚曰成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

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孫子五間有因間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張預注云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劉玄佐之制李納用此術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史言玄佐忠順母教也此言蓋本之劉氏母墓誌唐人誌墓不無溢美者然此等言語有益於世教庚午玄佐薨　山南東道節度判官李實知留後事性刻薄裁損軍士衣食鼓角將楊清渾帥衆作亂鼓角將掌軍中鼓角者也帥讀曰率夜焚掠城中獨不犯曹王臯家曹王臯之家蓋已出次外館不居使宅實踰城走免明旦都將徐誠縋城而入縋馳

僞翻號令禁遏然後止收清潭等六人斬之實歸京師以為司農少卿少詩照翻實元慶之玄孫也道王元慶高祖之子丙子以荆南節度使樊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竇參為度支轉運使度徒洛翻使疏吏翻班宏副之參許宏俟一歲以使職歸之歲餘參無歸意宏怒司農少卿張滂宏所薦也少始照翻滂普郎翻參欲使滂分主江淮鹽鐵宏不可滂知之亦怨宏及參為上所疎乃讓度支使於宏又不欲利權專歸於宏乃薦滂於上以滂為户部侍郎鹽鐵轉運使仍隷

於宏以悅之竇參陰狡而愎（狡古巧翻愎弼力翻）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竇參每遷除朝士先與申議申因先報其人以招權納賂時人謂之喜鵲者以人家有喜事鵲必先噪於門庭以報之也）上頗聞之謂參曰申必為卿累（累良瑞翻）宜出之以息物議參再三保其無它申亦不悛（悛丑緣翻）左金吾大將軍虢王則之巨之子也（虢王巨肅宗上元二年為段子璋所殺）與申善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吳通玄與陸贄不叶竇申恐贄進用陰與通玄則之作謗書以傾贄上皆察知其狀夏四

月丁亥貶則之昭州司馬昭州漢荔浦縣地屬蒼梧郡晉置平樂縣屬始安郡武德四年置樂州貞觀八年改曰昭州宋白曰郡北有昭岡潭因山岡為名舊志昭州至京師四千四百三十六里通玄泉州司馬隋置泉州治閩縣南安莆田縣屬馬武后聖歷二年分泉州之南安莆田龍溪置武榮州景雲二年改武榮為泉州而閩之泉州改為閩州開元十三年又改閩州為福州舊志泉州京師東南六千二百一十六里申道州司馬尋賜通玄死劉玄佐之喪將佐匿之稱疾請代上亦為之隱將即亮翻為于偽翻遣使即軍中問以陝虢觀察使吳湊為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瑗皆以為便然後除之陝失冉翻監古銜翻瑗于眷翻湊行至汜

水氾音祀氾水縣本屬鄭州時屬孟州玄佐之柩將發軍中請備儀仗瑗不許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將士怒玄佐之壻及親兵皆被甲擁玄佐之子士寧釋衰絰登重榻被皮義翻衰倉回翻重直龍翻自為留後執城將曹金岸城將使之領兵巡視城堞晨夕警邏浚儀令李邁曰爾皆請吳湊者遂冎之冎古瓦翻盧瑗逃免士寧以財賞將士刼孟介以請於朝上以問宰相竇參曰今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不許將合於納庚寅以士寧為宣武節度使考異曰實錄士寧位未定遣使通王武俊劉濟田緒以士寧未受詔有國使皆留之詣

傳云以士寧未受詔於國皆留之新傳云諸鎮不直之貲執其使然則舊傳是也士寧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翟直格翻託言巡撫至宋州以都知兵馬使劉逸準代之考異曰韓愈集作逸淮今從舊傳逸準正臣之子也劉正臣肅宗至德初為平盧節度使

乙未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竇參為郴州別駕舊志郴州京師南三千三百里郴丑林翻考異曰柳珵上清傳曰貞元壬申歲春三月相國竇公居光福里第月夜閑步於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欲啟事郎須到堂前方敢言之竇公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竇公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吾禍將至且此事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在輩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為宮婢聖君若顧問善

為我辭焉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曰树上君子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树上應聲而下乃衣衰麤者也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心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幸相公無怪公曰某罄所有堂封絹千匹而已方擬修私廟今且輟贈可乎縗者拜謝竇公荅之如禮又曰便辭相公請左右齋所賜絹擲於牆外某先於街中俟之竇公依其請命僕使偵其絕蹤且方敢歸寢翌日執金吾先奏其事竇公得次又奏之德宗厲聲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竇公頓首曰臣起自刀筆小才官以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由人今不幸至此抑亦仇家所為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歸私第待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别駕會宣武節度使劉士寧通好于郴州廉使條疏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將言而有徵流竇公于驩州沒入家資一簪不著身竟未達流所詔自盡上清果隸名掖庭後數年以善應對

能煎茶數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宮掖間人數不少汝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對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家女奴竇某妻早亡故妾得陪掃灑及竇某家破幸得塡宮既侍龍顏如在天上德宗曰竇某罪不止養俠刺亦甚有贓汙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竇某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亦不知紀極乃者郴州所送納官銀物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陸贄意指剗去所進銀器上刻作藩鎮官銜姓名誣為贓物伏乞陛下驗之於是宣索竇某沒官銀器覆視其剗字處皆如上清言時貞元十二年德宗又問蓄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兆是陸贄陷害使人為之德宗怒陸贄曰這獠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衫著又常喚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却它及至權入伊手其為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竇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得恣行媒孽贄竟受譴後上清特勅丹

書度為女道士終嫁為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達者不敢傳說故此事絶無人知信如此說則參為人所刼德宗豈得反云畜養俠刺況陸贄賢相安肯為此就使欲陷參其術固多豈肯為此兒戲全不近人情今不取貶竇申錦州司户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憬仁本之曾孫也憬居永翻趙仁本見二百一卷高宗咸亨元年張滂請鹽鐵舊簿於班宏宏不與滂與宏共擇巡院官莫有合者闕官甚多滂言於上曰如此職事必廢臣罪無所逃丙午上命宏滂分掌天下財賦如大歷故事大歷元年命第五琦劉晏分理天下財賦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壬子

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渠敗營田敗補邁翻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懷遠縣屬靈州後周置隋五原郡在縣界宋白曰定遠縣在靈州東北二百里吐蕃乃退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長知兩翻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殿丁練翻所舉得人則升舉主以昭進賢之賞所舉非人則黜舉主以昭失舉之罰　五月戊辰詔行贄議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諸司即謂臺省長官贄上奏其略曰國朝五品以上制敕

命之盖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授盖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六品以下告身皆畫聞字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言起居郎舍人拾遺補闕及御史皆由吏部奏擬選須絹翻其後倖臣專朝朝直選翻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行户剛翻下班行同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又曰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行下孟翻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

人指陳其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付之有司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謂反坐以罪也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主名告主之名也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諳烏含翻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揚以闇投公私明暗以相形而文理自見此作文之法然明揚二字本之虞書闇投二字本之漢書作文又不可無來處近世教人為文者類此文記止於此而已情故必多為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謗雖則秉

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貴其弊非遠聖鑒明知又曰令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令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行舉者臺省長官舉之宰相行之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庶官之長也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則天謂武后也

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又曰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朝直遙翻 易以豉翻）陛下慎簡之規（書曰慎簡乃僚）太精而失士上竟追前詔不行　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而去（田軍屯田之軍也）　嶺南節度使奏近日海舶珍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與俱上欲從之陸贄上言以為遠國

商販惟利是求緩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素為衆舶所湊舶音白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攜離也言所以招攜離者失其道也左傳管仲曰招攜以禮曾不內訟論語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注云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更蕩上心記月令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注蕩謂動搖之也況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所奏望寢不行

秋七月甲寅朔戶判尚書判度支班宏薨尚辰羊翻度徒洛翻薨呼肱翻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

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使疏吏翻度徒洛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少詩沼翻贄上言以為今之度支準平萬貨上時掌翻刻吝則生患寛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已未以延齡判度支事為裴延齡譖贄張本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溺奴狄翻少詩沼翻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

所惡聞則小其事揣初委翻度徒洛翻惡烏路翻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制備謂隨事為之制而豫備也恒戶登翻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許為遣使為于偽翻而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使賫復上奏復扶又翻以為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渠大也魁率也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讎敵穆公猶救其饑左傳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穆公伐晉執惠公而晉又饑穆公復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況帝王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反曹操之言則有帝王氣象八月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撫諸

道水災以前青州刺史李師古為平盧節度使　韋皋攻維州（代宗廣德元年維州沒於吐蕃）獲其大將論贊熱　陸贄上言以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當丁浪翻）蓄斂乖宜其略曰所謂措置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監古衡翻）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赴援（比必利翻及也）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

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將即亮翻朝直遥翻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分扶問翻所謂蓄斂乖宜者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此李泌所行之法也事見上卷三年而有司競為苟且專事纖嗇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斂力驗翻操七刀翻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又多支絺紵充直絺丑之翻紵直

呂翻窮邊寒不可衣鬻無所售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度徒洛翻估音古價也軍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售滯貨為功利軍城以所得加價為羨餘羨弋線翻雖設巡院轉成囊橐元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勑遠處州使率情違法臺司無由盡知轉運使度支悉有巡院委以訪察當道使司及州縣有兩稅外榷率及違格勑文法等事狀報臺司蓋劉晏始置巡院自江淮以來達于河渭其後遂及緣邊諸道亦置之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囷倉囷區倫翻囷倉皆以歲穀圓曰囷方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至有

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令力丁翻糴亭歷翻易以豉翻）又足勸農臣以兩家之論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廩力錦翻毛晃曰倉有屋曰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屢力注翻委於偽翻積子智翻）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人多流庸（流謂流徙庸謂庸雇）關

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糶而無米糶他弔翻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米糙且陳僦子就翻糙七到翻米僅剝穀為糙尤為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令之市令司亦月具物價低昂之數以聞於上斗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以江淮之米合運漕之僦直率一斗為錢三百五十而京師米價斗止三十七錢是耗其九而存其一也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

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陜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貯丁呂翻）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令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見賢遍翻）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陜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糶他吊翻）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

缺數渭橋倉即東渭橋倉斗用百錢以利農人增價以糴則利農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糴徒歷翻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折之古翻絁式支翻繒之似布者今謂之紬唐都長安謂之上都償先貸戶部錢九月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考異曰實錄云凡積米三十三萬斛按陸贄論守備狀生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又云更經一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蓋實錄所言今年之數贄狀通計來春也邊備浸充

冬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

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為之備辛酉韋臯復遺雲南王書（復扶又翻遺唯季翻）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雲南之地本漢雲南縣也漢屬益州郡後漢分屬永昌郡南中志曰雲南縣西高山相連衆山之中又有山特高大狀如扶風太一鬱然高峻與雲氣相連視之不見其山固陰沍寒雖五月盛暑不熱所謂雲嶺也）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語牛倨翻）聞竇相屢奏擬上不允（今人謂聖旨不從所請為不允習聞唐人之言也）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

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參歸怨於君已貶公輔為吉州别駕又遣中使責參姜公輔居猜忌之朝不能安於命義而由此重竇參之罪亦陸贄之一言也　考異曰實錄初公輔罷相為左庶子以憂免復除右庶子疑私謁竇參參疑奏公輔以他官上不許而有怒公輔之言公輔恐乃請免官為道士久之未報因開延英奏之上問其故公輔對以參言上曉之固不已大怒貶之而詔書責參推過於上公輔傳曰陸贄知政事以有翰林之舊數告贄求官贄密謂公輔曰予嘗見鄭州竇相言為公奏擬數矣上旨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恐懼乞罷官為道士久之未報後又庭奏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言便以參言為對帝怒貶公輔為泉州别駕又遣使齎詔責參贄傳曰姜公輔奏竇參常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參

語得之於贄云參之死贄有力焉按贄請令長官舉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此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贄救解甚至由是觀之贄豈有殺參之意邪且贄語公輔之時安知公輔請為道士及於上前以泄言之罪歸參此乃公輔之意非贄意也當時之人見參贄有隙遂以己意猜之史官不悅贄者因歸罪於贄耳今不取

庚午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奏敗吐蕃於芳州及黑水堡敗補邁翻芳州高宗上元二年已為吐蕃所陷鄯道元曰黑水出羌中西南逕黑水城西其地蓋在隴西西北臨洮西南古昝中之地也使疏吏翻敗補邁翻堡音保

初李納以棣州蛤蝚有鹽利城而據之又戍德州之南三汊城以通田緒之路棣大計翻蛤古合翻蝚康音縲余按集韻縲字下無蝚字同韻有蝚字音

都戈翻小堆也蜾恐當作堺汉楚嫁翻李納之阻兵也李長卿以棣州入朱滔而蛤堺爲納所據因城而戍之其後王武俊敗朱滔得德棣二州蛤蜾猶爲納戍納又於德州南跨河而城守之謂之三汉以交魏博通田緒及李師古襲位王武俊以其年少輕之少詩照翻是月引兵屯德棣將取蛤蜾及三汉城師古遣趙鎬將兵拒之上遣中使諭止之武俊乃還鎬下老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初劉怦薨見二百三十二卷貞元元年怦普萠翻薨呼肱翻劉濟在莫州其母弟澭在父側以父命召濟而以軍府授之莫州治鄚縣在幽州南二百八十里澭於用翻濟以澭爲瀛州刺史瀛州河間郡幽州巡屬大州也其地

在幽州南許他日代已既而濟用其子為副大使河朔三鎮及淄青皆以其子為副大使儲帥也濉怨之擅遣兵千人防秋濟怒發兵擊濉破之朝直達翻濉為劉濉歸朝張本左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唐左右神策大將軍正二品史炤曰柏皇氏古帝號後為氏顔師古曰柏亮父帝嚳父柏翹之裔也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文場惡之惡烏路翻會良器妻族飲醉寓宿宮舍宮舍宮中直宿之舍也史言宦官惡柏良器能舉其職因其妻黨犯衛禁而文致其罪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為宦官挾兵權以脅天子張本右領軍十六衛之一也時南牙諸衛具位而已北軍掌禁兵權重故良器左遷

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爾雅釋木云檟苦茶郭璞注云樹大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採者為茶晚採者為茗一名荈蜀人謂之苦茶是也今通謂之茶茶荼聲近故呼之春中始生嫩葉蒸焙去苦水末之乃可與古所食殊不同也本草衍義曰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郭璞曰早採為茶晚採為茗茗或曰荈茶葉老者也古人謂其芽為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又有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微麤如針惟芽長為上品其根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又下品前人未盡識史言稅茶始此遂開利孔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

别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榷茶之稅始於趙贊至張滂而始行滂又奏姦人銷錢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　二月甲寅以義武留後張昇雲為節度使　初鹽州既陷鹽州陷見二百三十二卷二年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絶靈武侵擾鄜坊既阻絶靈武往來之路又侵擾鄜坊之民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考異曰邠志八年詔遣張公議築鹽夏二城張公奏曰師之進取扣籍驍將神策散將魏茪者武藝冠絶得茪足以集事上遣之張公以茪為邠寧馬軍兵馬使三月師及諸軍赴于五原去城

百里而軍羌獨以其騎徑至城下陷城而入遂吐蕃召諸軍城之吏引其軍西掠境上往復走望為師耳目蕃衆距境而不敢入官軍城二郡而歸白居易樂府鹽州注亦云貞元壬申歲特詔城之而實録在九年二月蓋去歲詔使城之今年因命杜彥光等而言之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侯楊朝晟戍木波堡木波堡在慶州方渠縣界九域志方渠宋朝改為通遠縣置環州有木波鎮由是靈夏河西獲安上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粲以父晉卿往年攝政寶應間連有國憂晉卿攝冢宰嘗有不臣

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晉卿十子發丕堅垂與帝王同名〕令不欲明行斥逐兄弟亦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近其靳翻〕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遺唯季翻〕一皆拒絶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闕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内尚有形迹之拘迹同事殊鮮克以濟〔鮮息淺翻〕恐爽無私之德〔爽差也〕且傷不吝之明〔書曰改過不吝〕又曰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朝直遥翻〕

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中竹仲翻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為于偽翻或云惡迹未露宜假它事為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旨近於情理近其靳翻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聽訟辨讒必求情辨

跡情見跡著（見賢遍翻）辭服理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又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律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財物者一尺笞四十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監古銜翻）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風化之首謂宰相者風化之所自出）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鞾不已必及金玉（鞾與靴同）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古語有之不見可欲此心不亂）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謂既受其私饋則難以絕其私謁）是以涓流不絕溪壑成災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則遇却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

辭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復扶又翻下同

初竇參惡左司郎中李巽惡烏路翻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郴州巽為湖南觀察使郴丑林翻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遺唯季翻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為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復遣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卿速進文書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下無分同贄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今衆議為之憤邑為于偽翻叛臣得

以為辭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二年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曖音愛不明貌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駭動不細辟音闢刑辟竇參於臣無分言無契分之雅分扶問翻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不濫三月更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其親黨理治也贄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首謂為頭者從謂隨從者為首者重隨從者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末減況參得罪之初私黨並已連坐人心久定請更不問從之上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没其財贓汙

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陛下已存恵貸若簿録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左右恨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驩州竟賜死於路實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傳知戀翻海州團練使張昇璘昇雲之弟李納之壻也以父大祥歸於定州海州東海郡淄青巡屬璘離珍翻壻西計翻定州義武帥治所子居父喪再朞而大祥嘗於公座罵王武俊武俊奏之夏四月丁丑詔削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使所吏翻定州庶富武俊常欲之因是遣兵襲取義豐掠安喜無

極萬餘口從之德棣義豐屬定州安喜縣本定州治所盖州治徙也無極漢古縣因無極山為名唐屬定州按無極山碑云無極山與天地俱生從上至體可三里所立石為體二丈五尺所石上青下黄白所前正平可鋪兩大席在無極西南三千里景福二年以無極縣為祁州棣大計翻昇雲閣城自守屢遣使謝之乃止上命李師古毀三汊城李納築三汊城見上年汊楚嫁翻師古奉詔然常招聚亡命有得罪於朝廷者皆撫而用之朝直遥翻五月甲辰以中書侍郎趙憬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義成節度使賈耽為右僕射右丞盧邁守本官並同平章事邁翰之族子也憬居永翻耽都含翻射寅謝翻

興元時盧翰與李勉劉從一同為相憬疑陸贄恃恩欲專大政排己置之門下政事堂在中書省今憬遷東省故疑贄排己右僕射屬門下省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贄有隙為趙憬附衆延齡張本　考異曰舊憬傳曰憬與陸贄同知政事贄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顧以國政為己任纔周歲轉憬為門下侍郎憬由是深銜之數以目疾請告不甚當政事因是不相恊按憬遷門下猶為宰相又並以賈耽盧邁贄豈得專政蓋憬以此心疑之耳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自措置乖方以下所謂六失也上時掌翻將即亮翻下同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

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倩七政翻）屈指計歸張頤待哺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復扶又翻下同）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此一失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朝直遙翻鮮息淺翻將即亮翻）務相遵養（遵率也言相率以養惡也）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

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誚才笑翻)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僨方問翻)綏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此二失也)虜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帥所類翻推吐雷翻)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朝直遙翻省悉景翻)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重直用翻)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户傾家破産之資兼有司榷鹽稅

酒之利榷古岳翻總其所入歲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衆矣此三失也吐蕃舉國勝兵之徒勝音升勝兵謂人之才力堪執兵以戰者也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帥讀曰率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愆違也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强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

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言西北兩蕃者以別奚契丹兩蕃若開元天寶以來西則吐蕃北則突厥中興以來所謂兩蕃西則吐蕃北則回紇自項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事見二百二十五卷大歷十四年使疏吏翻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監古銜翻史炤曰衡車上橫木抗衡謂兩相抗拒有若車衡相抗也余謂衡所以揆平首尾有所偏重則衡為之低昂輕重者所必爭也抗衡者言無所低昂而平視之也每俟邉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令力丁翻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

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邉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夫音扶將即亮翻此四失也 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企去智翻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觖古穴翻今窮邉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量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邉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遥隷神策不離舊所當丁浪翻

懈俱賣翻跂去智翻唯改舊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愠可謂怨生於不均矣愠於問翻此五失也凡欲遷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行下孟翻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孫子兵法之言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斷丁亂翻選置戎臣先求易制易以豉翻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飆馹書上聞馹人質翻驛傳

避馬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喪息浪翻捃居隕翻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累良瑞翻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遥制矣此六失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為收糴為于偽翻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倐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

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懷威疆埸寧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韋臯遣大將董勔等將兵出西山勔彌兗翻自彭州導江縣西出盤崖關歷維茂至當悉諸州皆西山也破吐蕃之衆拔堡柵五十餘　丙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晉罷為禮部尚書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

蠻一出戎州宋白曰戎州漢僰道南安縣地梁置戎州言以鎮戎夷也西南取曲協州并南寧州安寧鹽井路至南詔所居羊苴咩城二千三百里舊志戎州在京師西南三千一百四里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皋金礦未經鍛鍊者為生金丹砂產石中鑿石取之黔音琴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皐所與書為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弃吐蕃歸唐并遺皐帛書遺唯季翻自稱唐雲南王孫吐蕃賛普義弟日東王吐蕃以雲南王為弟見二百一十六卷天寶十載封日東王見二百二十六卷代宗大歷十四年皐遣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皐遣使慰撫之并上時掌

翻令力丁翻使疏吏翻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耽都含翻憬居永翻相息亮翻更工衡翻互也秋七月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肅宗至德元載十月處昌呂翻下同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劒南西山諸羌女王湯立志女王亦羌別種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以女為君居康延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湯立志新書作湯立悉杜陽編女蠻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因制菩薩蠻曲哥鄰王董臥庭白狗王羅陀忽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湯悉贊清遠王蘇

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逋租王自哥隣以下諸種皆散居西山西山即雪山今威州保寧縣有雪山連乳川白狗嶺有九峰積雪春夏不消白狗嶺與雪山相連威州唐之維州也先皆役屬吐蕃至是各帥衆内附韋臯處之於維保霸州天寶元年招附生羌置霸州給以耕牛種糧種章勇翻立志陀忽辟和入朝皆拜官厚賜而遣之

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别置欠負耗賸季庫以掌之耗虧減也賸羸餘也賸以證翻又食證翻三月為一季凡三月終則入物于庫故謂之季

庫染練物則別置月庫以掌之每月入物故謂之月庫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藏徂浪翻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増也於實者於其實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權本顓頊之後為楚武王所滅子孫以國為氏上時掌翻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

以為己功（羨弋線翻）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貯丁呂翻）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朝直遥翻）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八月庚戌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　冬十月甲子韋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并自為帛書答之（節度巡官在判官推官之下衙推之上）

十一月乙酉上祀圜丘赦天下

劉士寧既為宣武節度使八年三月命劉士寧為宣武節度使諸將多不服士寧淫亂殘忍出畋輒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士寧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十二月乙卯士寧帥衆二萬畋于外野帥讀曰率萬榮晨入使府召所留親兵千餘人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拜又諭外營兵皆聽命乃分兵閉城門使馳白士寧曰敕徵大夫宜速即路即就也少或遷延當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為用以五

百騎逃歸京師比至東都比必利翻及也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敕歸第行喪禁其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郾城郾城漢晉之郾縣也後魏省併入曲陽縣隋開皇初置郾城縣屬許州時屬蔡州蔡北郾也東有漢召陵縣故城東南有後漢征羌縣故城郾一戰翻遣使問故問所以逐士寧之故且請戰萬榮以言戲之戲之示無所畏少誠慙而退上聞萬榮逐士寧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為今軍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勞勞力到翻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典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彊弱之機也願陛

下蕃之慎之上復使使謂贄(復扶又翻下同)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令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共制即從內出贄復上奏其略曰臣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踣蒲北翻)萬榮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徼求之情(徼一遥翻)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循良又聞本是滑人(劉玄佐滑州匡城人萬榮與同里相善)偏厚當州將士

當州猶言本州謂滑州也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頗僻何翻偏也亦非將材若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則犯上敗則僨軍將即亮翻悖蒲內翻僨方問翻又曰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邀求也非所當求而求之為苟邀允從也非所當從而從之為苟允下以不順求之上以不誠應之其勢必至於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左傳曰毋使滋蔓蔓難圖也不若絕之於萌芽又曰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長知兩翻下獨長同又曰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

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關謀逆之端又曰昨逐士寧起於倉卒（卒讀曰猝）諸郡守將固非連謀（將即亮翻）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各計度於成敗之勢（度徒洛翻）迴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又曰陛下但選文武羣臣一人命為節度仍降優詔慰勞本軍（勞力到翻）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為又曰儻後事有懲素（左傳曰不懲于素杜預注云不過素

所慮也臣請受敗橈之罪橈奴教翻上不從壬戌以通王諶為宣武節度大使諶氏壬翻以萬榮為留後丁卯納故駙馬都尉郭曖女為廣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長子是為憲宗妃母即昇平公主也

十年春正月劍南西山羌蠻二萬餘户來降詔加韋臯押近界羌蠻及西山八國使八國即前女王哥鄰等弱水最弱小不得預八國數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蜀注苴徐嗟翻咩彌嗟翻詳見前考異日舊傳作陽苴咩城今從新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

年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衣於既翻牂柯蠻在昆明東九百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十五百里即交州衣於既翻下同佐時不可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大聲以宣詔書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唐事已成為業乃歔欷流涕俯伏受詔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鄭回密見佐時教之鄭回勸異牟尋歸唐事見二百三十二卷三年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去羌呂翻吐蕃給雲南金印見二百一十一卷玄宗天寶十載復南詔舊名異牟

尋皆從之考異曰舊韋皐傳四年正月皐遣判官崔佐時至苴咩城按西南夷事狀四年皐微聞異牟尋之意始因諸蠻寫書於牟尋自是比年招諭至九年牟尋始遣使分皐書以來朝廷賜之詔書皐乃遣佐時齎詔以往牟尋猶欲使佐時易服而入皐傳誤也仍刻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湊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帥讀曰率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甚衆爭北庭事見上卷五年六年先悉薦翻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以為少也少詩沼翻益至五千乃許之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於神川

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鐵橋在施蠻東南據新書是歲也異牟尋破施順二蠻並虜其王置白崖城又據新志自戎州開邊縣南行至白崖城三千里西近南詔傳曰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將即亮翻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戊戌遣使來獻捷降戶江翻使疏吏翻

瀛州刺史劉澭為兄濟所逼濟澭不協事始上卷八年請西扞隴坻坻丁禮翻遂將部兵千百人男女萬餘口詣京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為秦州刺史隴右經略軍使理普潤理治也以普潤為治所軍中不擊柝不設音樂士卒病者澭親視之死者哭

之　乙丑義成節度使李融薨丁卯以華州刺史李復為義成節度使復齊物之子也〔李齊物淮安王神通之孫〕復辟河南尉洛陽盧坦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數所角翻〕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常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坦後卒能脱於盈珍之譖侍御坦之寄祿官所謂憲御也〕　橫海節度使程懷直入朝厚賜遣歸　夏四月庚午宣武軍亂留後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百人素驕橫〔先悉薦翻橫戶孟翻〕萬榮惡之〔惡烏路翻〕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琳誘

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潰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劉逸準厚撫之（史言李萬榮不能制劉逸準）惟清奔鄭州彥琳奔東都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十人有軍士數人呼於市曰（呼火故翻）令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奏稱劉士寧所為五月庚子徙士寧於郴州（郴丑林翻）欽州蠻酋黃少卿反圍州城（少卿者西原黃洞蠻酋也酋慈由翻）邕管經略使孫公器奏請發嶺南兵救之（上元後置邕管經略使領邕貴黨橫等州）上不許遣中使諭解之 陸贄上言郊禮赦下已近半年而竄

讁者尚未霑恩乃為三狀擬進上使謂之曰故事左降官準赦量移史炤曰移徙也謂得罪遠讁者遇赦則量徙近地不過三五百里今所擬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馬及當路州縣當路州縣謂其地當入京之路者近其靳翻事恐非便贄復上言復扶又翻下同以為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遠于願翻甄恕以勉其自新甄稽延翻察也免也不儆則浸及威刑不勉而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又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

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凶恒處防閑之中處昌呂翻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于茲悽悲也痛也今若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疆域不離於本道風土反惡於舊州離力智翻風土之同道而獨甚惡者如廣府統廣韶端康封岡新樂瀧竇義雷春高循潮等州而春循新瘴氣特重於諸州是也徒有從家之勞實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示人疑慮體又非弘乞更賜裁審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

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稱尺證翻稱愜也下同少詩沼翻及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好呼到翻下同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滯淹贄上奏諫其畧曰夫登進以懋庸懋勉也庸功也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弃人雖纎介必懲而用材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而恪居恪居謂恪居官次也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

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弃權衡而手揣輕重雖甚精微不能無謬（由與猶同　揣初委翻）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别得宜（别彼列翻）付授當器（當丁浪翻　下過當同）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稱愜為能（愜苦叶翻）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忤五故翻）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

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上不聽（分扶問翻）贄又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調徒弔翻）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絁式支翻）綿三兩不蠶之土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日準絹三尺謂之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摇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謂安祿山史思明）黎庶雲擾

版圖墮於避地（墮讀曰隳）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無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操七刀翻執事者謂楊炎）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為必當其悔乃亡（易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當丁浪翻）兵興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調法（更工衡翻）分遣使者搜擿郡邑（擿他狄翻）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兩稅定額（事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

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著直略翻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窳勇主翻惰也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謂商賈居寶貨待時而取利者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謂力田而蓄穀粟者有流通蓄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蓄讀如槩謂貸子錢而收利者有廬

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 謂美居室侈服用而夸一時者 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僞 長知兩翻 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 樂音洛 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 誘音酉 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 創制之首猶言立法之初復扶又翻 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歷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令於兩

税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凋殘其二請二税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税必量人之力（量音良）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纊（繒疾陵翻　纊苦謗翻）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班固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又鄭氏周禮注曰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歛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

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謂折錢穀之價以徵它雜物也折之舌翻）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易以豉翻）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

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難乃旦翻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理化猶言治化也量出為入不恤所無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其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狥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甿長知丈翻甿謨耕翻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

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萃聚也復方目翻復除也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惟懐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斂力贍翻下同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遊賦役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恒戶登翻澆古堯翻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齊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内人益阜殷所定税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

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此不以增戶為課最而以戶額增之稅能減地著戶之稅額為課最也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見賢遍翻比校殿罰亦如之殿丁練翻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材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先悉薦翻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

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限期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稅茶見上九年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記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

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幷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占之贍翻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失不損富優可賑窮此乃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周禮地官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四